

# 星期天夜光杯 / 上海闲话

## 依讲伊讲

# 起名“阿乡”

文 / 唐瑞清

# 五块头

文 / 彭瑞高

## 远开一眼

“阿乡”两个字，一度流行上海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乡差别明显。交关所谓生活辣上只角个人，对乡下农民看大勿起，泛称伊拉“阿乡”，意思指农村个经济条件贫困，文化娱乐落后，显得土里土气。当时我插队郊区，同农田相依为命，拨风雨磨磨粗四肢，让骄阳晒黑仔面孔，由一个城里女学生融入“下里巴人”，外加【ga(并且)】还真正“落户”了——嫁了个当地农村后生【青年】。

选桩婚姻，开始辰光姆妈数落我眼睛勿张张开，甘心受穷做“阿乡”。回娘家坐月子，伊又是心疼又心酸，讲：外婆要添个小“阿乡”哉。后来女儿出胎，婆家认为亲家公是

教书先生有文化，让伊取名字。阿伯【爸爸，宁波话称呼】提议叫“阿香”，问哪能？我错听，以为叫“阿乡”，头顶心一记头火冒三丈。发牢骚：平常有人叫我“阿乡”，投来轻蔑眼光，忍声吞气罢了，为啥阿伯依偏偏也要挖苦我？

姆妈个头摇得像拨浪鼓，眼乌珠一瞪指责阿伯寿头怪气。伊看我落下眼泪水，对牢伊连炮一顿臭骂。阿伯笑笑：【你们】侬歇误会，此“香”非彼“乡”。我起个名字，用意辣祝愿外孙女小“阿香”，将来拥有满满当当个花香搭书香。

时过境迁，随城乡一体化步子日益趋进，农村面貌今非昔比。老宅子已经夷为平地，上头盖起了老吃价个花园别墅，四通八达个马路从门前铺筑；大块农田开挖成碧波荡漾个人工湖，供南来

北往游客踏青兜风白相。社区内吹拉弹唱勿绝耳朵，喇叭新个文化中心大楼气派十足，开设仔塔塔溜个娱乐项目，让阿拉开心来越活越年轻。小囡“阿香”，赶上改革开放好年景，真像伊阿伯所讲能，浑身“喷香”扎台型。勿仅人个卖相出落得花样漂亮，学问还抱仔个博士后学位。看到伊辣人前人后风光光邪气精神，勿断有小伙子前来呈献玫瑰或郁金香，向伊求爱愿意做上门女婿，我心里甜得像吃了蜜糖。

如今个上海农村日新月异，到处莺歌燕舞，神清气爽。当初套我身浪向个“阿乡”绰号实已销声匿迹，曾经让我蒙辱个“阿乡”浮尘已拨历史湮没。现在心底里再想想及伊，勿由自主为倪母女俩——两代年轻女性个两种命运感慨。

开学第一天，宝根就拿了一张表格悄悄对我讲：“帮我填一填好吗？”我一看，是《人民助学金申请表》，就问：“这个你也填不来啊？”他点头讲：“家庭成员啊，经济来源啊，困难原因啊，烦死了！”我边填边问，最后一句问他：“你申请‘三块头’，还是‘五块头’？”

我填的助学金分两档，三元和五元。宝根这时就苦着脸，不讲话。我知道他很想要“五块头”，因为他父亲生了痲痹；但他也清楚，“五块头”名额少，批起来严格。隔开好一歇，他才讲：“就报三块头吧。”

没有料到，班主任特别好，竟把宝根家的困难摸得一清二楚，开会时又讲得很细，为此，学校竟

主动给宝根改批了五块头。名单公布时，宝根激动得手也抖了。第二天又对我讲：“我爷晓得我拿了五块头，开心得眼泪出！”

但每月头上去总务处领助学金，宝根总要叫我一道去。我问为啥，他讲：“我功课差，每次发助学金，那女老师总要打我头皮。你在旁边就好一点。”其实看他撒手印时，我还在一旁羡慕他每月能领这么多钱，姆妈给我零用钱，每趟只有一两角。

我读书这么多年，没享受过一次人民助学金，但我赞成这个制度。要是没有人民助学金，像宝根这样的农民子弟肯定要失学。现在的奖学金好是好，可像宝根这样的“差生”，肯定没有份。人民助学金，不晓得还会回来吗？

## 卖唱

文 / 沈叔 图 / 范生福、范思田



中国古时城镇，商人云集，在货场交易后，闲时到酒肆、茶楼休息、喝茶、吃酒。华灯初上，有一老人，手拿胡琴，携一女孩，在茶楼当众唱戏；到酒馆，挑起门帘，问酒客“阿要听一段京戏”。客人点头，他在角落坐下拉琴，小姑娘开唱。唱得好，再来一段，赏钱加倍。

一代歌星周璇，养父死后，养母迫于生活，曾在酒楼卖唱。周璇跟随，有时也唱一小段民间小调。

# 从前打落袋

文 / 郑菁深

## 老里八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英格兰斯诺克皇帝史蒂夫·戴维斯带领一帮斯诺克高手到上海黄浦区体育馆献艺，勒辣上海掀起了打斯诺克个热潮，我也去看了，真是盛况空前。之后，打斯诺克或者讲打桌球逐渐成了中青年个热门娱乐活动。其实，勒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打斯诺克就非常风行（讲早一点，解放前就流行了）。不过选个辰光统称叫打弹子，又叫打落袋，打弹子个场所也叫弹子厅、落袋房。斯诺克是其中个一种玩法，多数是打扑脱、奥夫告开轮：台面上两颗白弹、一颗红弹，白弹是主打弹，白弹打进红弹叫扑脱，赢3分；白弹先碰红弹，自家进袋叫红弹奥夫，也赢3分；白弹碰白弹自家进袋，叫白袋奥夫，赢2分；白弹碰红弹又碰白弹，叫开轮，得2分，反之也一样。还有一种台面浪四颗弹子，专门打开轮个，选种玩法交关少，勿大普及。讲到打斯诺克，是技巧智力要求高、邪气难个一种玩法，一般人勿大白相。

埃个辰光落袋房蛮多，大大小小，遍布大街小巷。比较有名气个是大光明电影院后面个大光明弹子厅；淮海路浪永安坊有一家恰尔斯

落袋房；瑞金路淮海路有一片叫卡夫卡斯弹子房；现在个国泰电影院，从前叫国泰大戏院楼浪开有一家国泰弹子厅，还有南京路浪个新世界弹子厅。埃个辰光白相打落袋算是高档娱乐，有个旁边还开了西餐社，侬是一眼小开搭仔写字间小职员（现在叫白领），至少袋袋里有点铜钿个人消遣个场所，因为打弹子盘钵钵高个。有眼人白相勿起，只好打打康乐球。康乐球呢，选个是落袋个简易化、平民化，平头百姓学生子白相相，勒辣当年打一盘康乐球两分洋钿，而打一盘弹子要几角洋钿。

当年做学生个辰光我也去看过，学过，白相过落袋房，告咭现在电视里播放啥个国际斯诺克大赛总是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懂个关系，晓得里向个窍嵌搭仔技术，啥个摆“沙挨(side)”、做“斯诺克”（实际浪斯诺克就是障碍个意思），也叫得出国际浪斯诺克高手，像奥沙利文、希金斯、威廉姆斯，搭仔阿拉中国个丁俊晖咭啥。

依还勤讲，老早打落袋个人，几乎侬规规矩矩个，穿得山青水绿，讲起闲话来文绉绉，极少出口成“脏”，有点绅士腔调，勿像打康乐球个人，比较粗气，热天价赤膊拖鞋照打勿误。当然咯，我既没一眼低贬打康乐球个意思。

# 辣山里看滑稽

大约辣1980年辰光，阿拉还辣辣“山里”（安徽小三线）。一日天，厂里通知讲上海人民滑稽剧团要来厂里慰问演出了。山里娱乐活动本来就少，电视也收勿到，收到也是雪花。一听讲滑稽剧团来演出，大家侬老开心个。再讲，我从小就是听无线电台“说说唱唱”节目长大个，所以特别起劲。等到演出日期，我老早就到厂里食堂里抢位子，抢了前几排个靠台边头个座位。隔壁厂个人也挤赶了过来，礼堂里轧得“塔塔溜”。

选天节目蛮多，我现在有印象个有三只。一只侬俞荣康、毛猛达个独脚戏《草帽歌》。伊拉两个人立辣台浪，人长大，卖相好、唱得好，说得好，轰动全场。还有一只侬沈荣海、林锡彪个独脚戏，叫啥名字记勿得了，只记得邪气精彩，笑痛肚皮。林锡彪伊日演出戴一顶西瓜皮个鸭舌帽，面孔也是圆个，真讨人喜欢。还有，好像是最后一只节目了，人有好几个，主角是徐磊和陶德兴。印象深有两个原因：一是介绍伊拉选只节目辣全国啥个会演当中得奖了，好像是三等奖，伊拉两家头算小青年个。再有女滑稽演员个，只有一个徐磊，记得特别牢。

后来回到上海了。咖吧个阿德哥、奶茶铺个阿美天天看到。不过，是辣电视里看到个，就迭能看电视，也觉着特别亲切。阿德哥更加神气了，阿美胖点了，就是陶德兴出来老少了。难板电视里看到伊，不过人也好像胖交关。沈荣海、林锡彪是出来更加少了。有辰光辣瞎想：阿德哥天天上电视，名气响得刮拉拉，钞票赚得木老老。伊拉几个人电视勿上，勿晓得辣演出个哦？日脚哪能过个？阿拉老婆就讲要依瞎担心做啥。

侬个辰光，伊拉肯定到整个上海后方基地个厂里侬去慰问演出个，厂侬辣山里，真蛮辛苦个，真要谢谢伊拉来演出！倪厂辣辣安徽旌德县德山山里，有好几个“德”字，看来跟阿德哥真有缘，勿晓得阿德哥咭啥还记得三十几年前侬一场演出哦。

# 只赶早市个小菜场

文图 / 阿仁

## 闲话闲画

上海人讲起去菜场买菜：“到小菜场去跑一趟买点小菜回来。”现在上海市区里个菜场大多数侬登堂入室了，还有了一本正经个大号，叫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叫农贸市场。不过老上海人还是叫伊为小菜场。“小菜”，鸡、鸭、猪、牛、羊、鱼、虾、时令蔬菜、各种瓜果、生鲜食品，全部归为小菜。上海闲话里也有“大餐”一讲，读音相同，写出来不同。写出来个“大餐”还玩没见过。大餐，上海人拿吃西餐讲为吃大餐。其实，西餐配不上号称大餐，只要拿上海各大西餐社个菜谱与上海老饭店、老正兴个菜单一比较，就晓得西餐辣本帮馆子前只好算“小菜一碟”。

老上海个小菜场是摊辣小马路浪个。室内菜场有两个是有名



气个：一是大世界游乐场附近个八仙桥菜场，一是外滩朝北个三角地菜场。现在都拆迁了。旧小菜场占路为市。马路个上街沿留出拔街面房子个居民走路，下街沿则依次排成长长短短个摊位。卖肉个摊头左右接拢，卖鱼个摊头也连成一条。伊拉做荤腥生意个摊位基本固定，卖菜卖豆卖瓜个小商贩就常常游

击战。伊拉是来了菜就卖，卖光了就撤，自由自在。伊个辰光个小菜大多是上海本地个菜农自产自销。菜农们半夜时分就踏了加重脚踏车送新鲜蔬菜赶来小菜场，辛苦万分。上海第一支女子自行车队就从菜农里选拔出来个。有体力，有耐力，倪乡下人也为城里人辣全国比赛里争了光。

旧小菜场只开早市。热天里天一亮就开秤。小菜场里是闹猛得勿得了。有排队个，就有插队个。依讲伊是排辣后面个，伊讲依倒是插队个。大家就吵起相骂来。吵相骂、骂山门是旧小菜场个最大特色。不过上海人动口不动手，吵了一通就算了。很少会有民警来介入个吵相骂。小菜场里常常会有供应紧张。因此专门司职买菜个阿姨妈妈、好婆阿娘就联手排队：一人排一个队，但一人要占好几只位子，以破篮头、旧砖头代替人头。选个称为“摆篮头”。摆篮头摆得多了，后来者勿买账就敢去踢篮头。又是一场相骂。所以从小菜场里成功买了小菜个男女老少辣回屋里向个路浪依喜气洋洋。还有通报战绩个、交流经验个，一路拎菜一路笑。旧小菜场货源少、人头多，早上九、十点钟之后大家侬收摊了，勿论卖菜个还是买菜个，大家侬又经历了一次黎明时分个战斗。

买菜难曾经是上海滩开门七件事当中最为困难解决个个体。现在买菜还难哦？辣小菜场里听到最多个抱怨是：“介许多小菜，实在想勿出买点啥回去烧烧了……”